

逆”。原来附子的作用是双相的。

国内对助阳药的研究,从五十年代开始,大多用附子、肉桂、淫羊藿、苁蓉四味药作为代表。但古人记载它们的性味归经以及药性之刚柔并不全同。肉桂辛热,性慓悍,散寒邪而利气,下行而补肾。附子味辛大热,命门之剂,能除表里沉寒,有退阴回阳之力。但古人对淫羊藿、苁蓉的助阳作用的记述与附子、肉桂迥然不同。认为苁蓉温而不热,补而不峻,温而能润,补益阴精,温养阳气。而淫羊藿禀性辛温,专壮肾阳,能益精气。可见附、桂的助阳作用主要是对寒而言,能助心阳,而淫羊藿、苁蓉的助阳作用柔润、缓和,主要是对肾精不足而言。现代药理研究也认为附、桂作用于心血管系统,具有强心、改善末梢循环的作用。而淫羊藿、苁蓉则可能有雄激素样作用和促进生长作用,这些作用可能和蛋白质的合成有关。我们用氢化可的松引起的“阳虚”动物模型分别观察了这四味药对DNA合成的影响。结果发现附、桂对氢化可的松引起的DNA合成率减少基本上无作用,而淫羊藿、苁蓉却有明显的增高作用。我们在临床上也曾用过附子提取液抗休克,用淫羊藿、苁蓉、仙茅等为主治疗性腺功能减退及席汉氏症等都有一定疗效。

中药的药理作用是很复杂的,例如淫羊藿有降压作用,也能扩张冠脉,此外还有抗感染以及镇咳、祛痰、平喘等作用。这些作用显然不能直接以影响DNA合成率来解释。因此用DNA合成率作指标可能对研究是否有蛋白质同化作用有意义。附、桂在这方面作用看来并不明显,但并不排除它们对心血管或其他方面的作用。

由此可见,在研究中医中药的工作中,对古人的论述应该予以应有的重视。长期积累的经验之谈,其中必有道理。

中医补益方药浅谈

高辉远(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五医院)

中医补益方药,既不同于一般强壮剂,又不属于普通营养品,而是有良好的预防作用,能提高人体抗病能力,增强免疫机制;有很高的治疗效果,能挽救危及生命的虚损重症,促进健康恢复。

在临床实践时,如何正确地、灵活地运用补益方药,则必须以“辨证论治”为准绳。具体讲:有渐虚,

宜平补缓以取效,有顿虚,当峻补急以图功;有阳虚,阳不足者,温之以气,有阴虚,精(阴)不足者,补之以味;有气虚,气主煦之,四君可用,有血虚,血主濡之,四物首选;有虚热,清补勿疑,有虚寒,温补莫误;有津液虚耗,生津增液以济其涸,有五脏虚损,损其肺者,益其气,损其心者,和其营卫,损其脾者,调其饮食,适其寒温,损其肝者,缓其中,损其肾者,益其精。虚损辨证无讹,补益施治有据,以上皆补益方药的正法。同时,阴阳脏腑之间的生理病理关系是相互影响的。临床有肺虚补脾,脾虚补命门火,肝虚补肾,以及脱血益气等,此又属间接补益法。

先师蒲辅周对补益涵义作了新的发挥,创“补而毋滞”论。强调“气以通为补,血以和为补。”他赞扬许多中医补益方剂,大都补中有通,如人参养荣丸,补中益气汤中配有陈皮以理气,六味地黄汤内佐有茯苓、泽泻以通阳,深刻体现“补而毋滞”之旨。若徒知补药堆积,则属漫补、壅补,殊难达到补益方药的应有效果。我曾医治一慢性肾炎,辨证属肾阴亏虚,用六味地黄加五味子、枸杞子、菟丝子等补肾滋阴之品。先师见而一针见血地指出:子徒顾补肾,而忘“补而毋滞”之戒。回忆从业十七载,仅此一次批评,使我终身铭记在心,每当应用补益方药时,言犹在耳,未敢再误,也愿同道引为借鉴。

此外,先师非常服膺张子和“药补不如食补”之说。并谓补益方药原为治病而设,未可以补人。病去则食养之,以冀康复,五谷为养,五畜为益,五菜为充,五果为助,这些食品,皆能补益人,远胜药补。

在研究中医补益方药选题上,不要只重视珍贵药品,尤其那些稀有短缺品种,而要选择常用的有良好补益效果的药物和配方。我们在研究防治老年慢性气管炎时,体会本病属肺气虚损为主,结合中医“肺肾同源、脾肺相生”的理论,脾肾亦因久病致虚,而补肺、健脾、益肾,是慢性气管炎扶正固本的基本原则。运用补益方药增强三脏功能。组成双紫补肺片,即用紫苑、款冬花、麦冬补肺,黄芪、炙甘草健脾,紫河车、熟地、五味子、菟丝子益肾,重在扶正固本,佐以鸡血藤活血,陈皮理气,又使补中有通。经四十三例病人的临床验证,总有效率为97%,显效以上占69.8%。但考虑方中紫河车比较短缺,不宜推广应用,此为补益方药研究选题时应注意的问题。